



### 为爱停留三分钟

王凤英

男人和女人相爱了,不久他们便结了婚,婚后才发现,他们彼此的缺点都暴露无遗。她是个喜欢干净的人,可他的生活却不拘小节,他的臭袜子总是到处乱扔,文件夹也到处乱摆;而她却是个十分迷恋网络的人,

他每次下班回来,总是看到她趴在桌上,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,为此,他对他很是不满。

他经常抱怨她不是贤妻良母,而她也指责他一点都不爱整洁不爱卫生。久而久之,他们常常因为生活中这些琐事发生争执,甚至大动肝火,每当这个时候,她总会愤然回了娘家,而他总是在她身后大喊着,有本事你就走!永远都别回来。

可是,每次不出两三天他就会来接她,他知道其实他离不开女人。除了有时迷恋网络外,女人总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。而她每次不等他来接她,她就准备好了回家的理由,她知道男人是个好丈夫,每个月他都会把薪水原封不动地交给她,下班后也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在外喝酒应酬。

可是,无休止的争吵依然在进行。只是后来她发现,每次争吵后在她离家出走三分钟,她的心就会渐渐平静下来,她就会开始后悔离家出走,可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,只好硬着头皮往娘家走。而他也发现,每次在她离开三分钟,他的心就会一

阵的绞痛:自己是男人,为什么就不能对女人忍让一点呢?

而他们双方的父母为此操碎了心,一直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他们的闹腾。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,女人没有回娘家,而男人也没有回父母那里去,双方的父母反倒忐忑不安了,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这一天,女人的父母和男人的父母一起来到了他们的小家,却看到他们在安安静静、平平静静,他们为此很不解。而男人和女人这才恍然大悟,他们忘记了告诉父母,他们定下了为爱停留三分分钟的约定,那就是,每次吵得最凶时,只要一方喊停,双方都要为爱停留三分钟。所以他们十多天来,女人便没有再回娘家,而男人也没有再回父母那里去。

其实,生活中,每当我们发脾气时,不妨都为爱停留三分钟。为爱停留三分钟,可以叫呼吸平静,让气氛缓和,让心情平静!为爱停留三分钟,可以让伤害远离我们,让彼此得到包容,还我们一个宁静而幸福的家庭!

(本版插图 涛涛)



### 一对手机

张学伟

结婚20周年,王一浪漫了一把,花2400元买回两个手机。自己留了一部,将另一部送给老婆。老婆愣怔了半晌,然后给老公一个香吻。

两口子还是第一次玩手机,嫌打电话贵,便学着发短信。王一发短信也玩新鲜的,不用拼音,用笔画。老婆也跟着学,常常厮守一起,你教我学。老婆赞叹,高科技就是高科技,划一下,字就出来了。

王一这手机用了两年,嫌落伍,将手机扔抽屉里,花了3000元换了新手机。新买的手机非常漂亮,银色外表,翻盖新款,带有摄像头,还能接收表情、图片。王一爱不释手,同事啧啧有声。显摆给老婆,老婆却说,要那么多花样干吗?我还是喜欢老款手机。

新手机没用两年,翻盖线头断了,维修几次,效果不理想。于是,王一卖掉手机,换了第三款。推盖的,有MP3,价钱还便宜。王一连上卫生间,都会惬意地听着手机里的歌曲。只是,这款手机后来莫名其妙丢失了。

接着,王一又买了款手机,直板的,有MP4,屏幕大,动态图片非常清晰……

连王一也没有想到,10年间,手机不是丢,就是坏,手机换了不下8款!这天,王一第8部手机不幸又丢失了,赶紧将卡买了回来。心里正嘀咕着,手机还买不买?这时,老婆从卧室出来,笑眯眯地说:“老公,还是我送你一款手机吧!”王一一听,乐不可支,知我者妻也!岂料,瞧了瞧,扑哧一声乐了。老婆送的手机,正是当年自己买的第一款手机!王一来不及多想,迅速将卡装进手机,手机嘟嘟嘟响了,来短信了!一看,是老婆发的“恭喜手机又成了一对,庆祝咱们结婚30周年!”

王一眼睛一亮,一把将老婆揽在怀里。自那以后,王一一直用着这款手机。

的,除了我上看的那盆美,其他的也都美,不如多买两盆回去,肯定算便宜就是了……我笑着摇摇头坚持只买一盆,便匆忙赶去办事。

花死了。一个周日傍晚又去找她买花,菜市场没个人影,车子可以一路开到她敞着的店门口。

她正坐着为一个女客人修剪手脚指甲,店里摆满一地的夹脚拖鞋,款式新颖价格公道,买了两双,回头见菜摊上还有卖剩的土鸡蛋,便顺手带些。算账时,女人又从背后跳了出来,爽快地说:“看你是老客户,这些鸡蛋加那些青豆,还有酸白笋、南瓜,统统十元卖给你。”

我论得说不出话来,不是居然这么便宜,而是,她居然什么都卖!还卖些什么呢?我才仔细打量那间小鞋店,一大半是展示鞋子,角落墙上安放着一整排不知名的化妆品、保

### 老妈的生活

万家灯火

彭胜发

天都做着这些同样的事,我也有些腻了,还真想感受一下另一种生活呢。”

老妈辛苦了一辈子,是该让老妈休息一下了,于是我和老婆商议,家务事以后就由我们承担,反正女儿也上学了,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时刻守着。为了让老妈有一个新的开始,我给老妈报了一个旅游团,让老妈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老妈对留守在家的我们千叮万嘱后才上了旅游车。上车一个多小时,我接到了老妈的电话:“冰箱里还有我买的牛肉,不用再用以前那着吃。”我告诉老妈,只管去玩,家里的事别惦记。可过了半小时,又接到了老妈的电话:“你会做牛肉吗?做牛肉时记得放点桂皮、茴香,厨房里都有。”我只好告诉老妈,不会做的菜我们会上网搜,不

用为我们担心……如此老妈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,都是关于厨房的事,直到我要生气了,老妈才答应不再给我打电话,安心去旅游。

几天之后,老妈带着旅游的快快乐回了家,一进门就打听我们这些天吃了些什么,得知我们都吃得很丰盛时,才乐滋滋地跟我们说起她旅游中的趣事。当我问起老妈还想去哪里旅游时,老妈却说:“你说这次旅游只花了几百元,可别人说得两千多元,才这几天就花了那么多多的钱,花得我心疼,以后再也不去了,再说,这几天没给你们做饭,我还有点空落落的,我还是给你们做家奴吧,做家奴踏实。”

老妈不再听我们的劝,又走进了厨房,我和老婆只好跟着老妈,加入家奴行列。

### 老爸陪我炒股

人在途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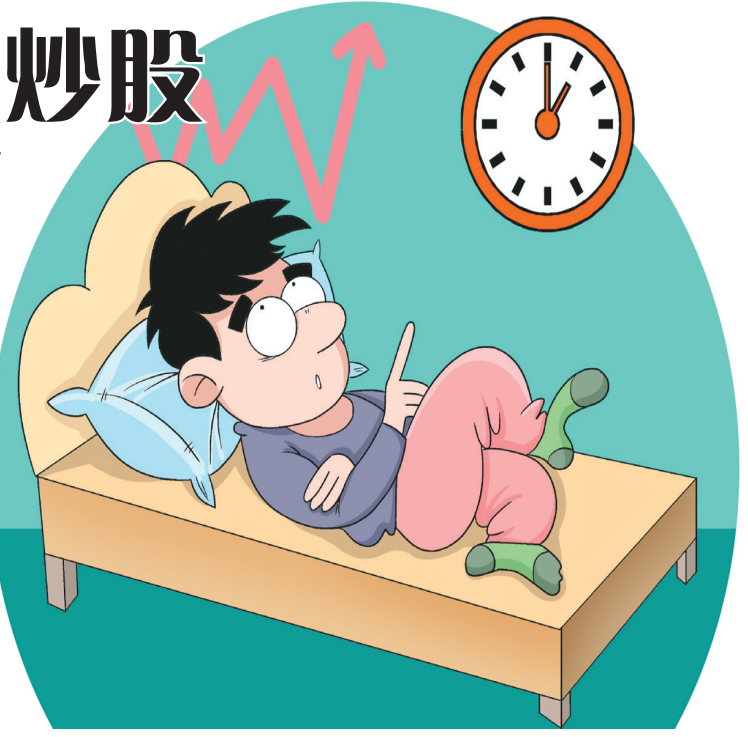
刘铁石

我是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学生,今年暑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,他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假期投资一部分钱入股市,不虚度假期还是实战都可以,要是一个月内,没有赔钱,就算及格。

老爸是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股民。暑假一回到家,我就把“作业”向老爸说了,并请他“助战”。刚开始老爸还不积极,想袖手旁观。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终于答应当我的“军师”,帮我打胜这一战。

自从当了“军师”,老爸还挺有责任心。不是在家查资料,便上证券交易所观看股市行情,简直没有休息的时间。经过仔细研究,老爸最后叫我买了中国国贸的股票。刚开始,这支股票走势良好,不停地涨,我乐得一天到晚合不拢嘴,心想这回作业不但可以及格,而且还可能趁着暑假赚点银子。可是老爸却要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,泼我的冷水说,股市行情瞬息万变,笑在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
老爸真是料事如神,一个月后



这支股票果然一个劲地跌,我急得晚上觉都睡不着,老爸也束手无策。后来在离校下半期开学没几天的时候,我和老爸一起到证券交易所,买出了这支股票,这时这支股票缩水了将近20%。

这次炒股让我体验到股市变幻莫测,很新鲜,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,但遗憾的是,这份作业只能不及

格了。回到家后老爸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,对我说,他支持我做这个作业,只是想要我明白股市并不像书上的那样,这是一个变化莫测的市场,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绿肥红瘦。投资股市不像种地开机床那样是获取实实在在的收益,而是一种虚拟经济,年轻人一定要谨慎,培养风险意识。

茶馆的气氛很有意思。他们聚在一起时,这些游客都在那里高谈阔论,胡吹海擂。

### 不能只做一件事

城市空间

浮云

养品、美容器材。“除了化妆品,我还卖茶叶。”她手脚利落地忙着帮客人修脚皮、上蔻丹,头也没抬地说。还有呢?

女人挪出只手,指指门檐上挂着一面手写广告牌:束腹塑臀、瘦身控脂、美白清肌、彩妆宴会、改型改色、开运绣眉……

“我是手腕神经受伤,现在不帮人做减肥油压了,如果你要做,我可以配合,不过要到公司的工作室做。”女人叨叨说着手没停过。什么?还有工作室?

“总不能把你压在这里的地上做

吧?”女人促狭地朝我眨眨眼,“告诉你,我每天早上还卖猪肉呢。”

“你什么都在卖?什么钱都赚啊?”简直三头六臂。”

“人不能只做一件事!”女人笃定地边说边爽朗地呵呵笑。

隔两天去换鞋的时候,她急着出门办事,说要换鞋自己慢慢挑。随即将我一个人留在店里,自己骑自行车走了。

在王金贵的指挥下,几个人架胳膊的架胳膊,扶腿的扶腿,连架带抬扶着高新一步步往前挪动。

院里的大妈、大伯、大叔见孙豫生他们帮着高新一步步往前挪动,纷纷打打招呼。

“三姐,好好锻炼,听说人家有人瘫痪后就这样锻炼了。”

“三姐,有病要想开,饭要一口一口吃,病要一下一下治,心放平,气放长,咱总有病好的那一天。”

高新一听高新的话,歪着头说道:“老三,不喊你三哥啦,你吹开了不是,就你咋走都中?咱走,今天不把你腿走肿,胳膊走疼咱不到底,来,咱哥几个架老三走,看他到底有多大劲?”

孟宪生这样一说,邱仲慧、许兰生、孙继成、邓伟都围过来,四个人架起高新一步步往前挪。孟宪生一见人用不完,就说道:“人多力量大,我先歇会儿啊,等我负责背老三回家。”

说完,跟着王金贵他们一起当起了甩手掌柜,脸上一脸的得意。

许兰生、邱仲慧他们架着高新一步步挪地在院院里走了两圈,许兰生等人累得头上直冒汗。

许兰生翻翻白眼,对高新一说:“三哥,你也不说叫兄弟歇歇,你非叫俺几个累死你才干净!这一架你悠悠转转,你还转上瘾了!”

高新一笑说:“我一人,你们四个人,我不说累,你们几个说啥?”

许兰生歪着头看着高新一,一脸的幽默,他说:“三哥,学会耍赖了不是?又不是踢球,你一个人对俺四个人,现在是我们四个人又扶又架又抱又抬地对你一个人,这样下去,等你知道累了,我们早累晕了。三哥,你现在不地道啊,你要这样说说话,我教大家把你抬起来扔下水道里,你信不信?”

“三猫弟,三猫弟,刚才是玩笑、玩笑,我咋敢耍赖,千万千万别把我扔到下水道里,那地方太臭,你要扔把我扔到陇海铁路桥上吧,还可以看看风景。”高新一满脸是笑地说:“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铁路玩过了。”

孟宪生听见许兰生和高新一在说笑,这时插话道:“美死你吧,老三,你想得美呀,叫俺这些兄弟先累晕,然后你上铁路桥看风景,最后火车一来,你再弄个烈士当当,你现在一有病,腿不中,脑子却越来越精了。我说你们几个还架老三不走了,要不想走了,咱今天就结束,该我出力了,我背老三回家。”

夏天避暑的房子,但是房子和房子之间有相当的距离。其他住户都是清华大学的学子了。

很多年之后,一九七一年我从监狱释放出来后,被送去干校种稻子。那里有位年长的人看到我的姓。

“问您个问题,行吗?”他说。“您说。”我答。

“英?”他继续道,“这个姓可少见。您是英四爷的亲戚?”

“是,他是我叔爷爷。”我答道。“哟!他老人家是我师父!”那位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。他说他以前是英四爷管印刷厂的学徒。

英四爷的儿子之中,有一位十有八岁时勾引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头。我说的这种丫环,那年头儿讲不是雇的,是买的。英家的长辈觉得这种行为大逆不道,就把他开除族籍赶出家门,基本上跟家里失去了联系。他做过很多事来谋生,最终成为走街串巷收购穷人家最后一点财物的小贩。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,有很多当官的都住在北京,还有很多满洲的旗人。到那时这些人没有收入了,开始卖家当。这些东西还挺值钱的,艺术品,铜器之类。我的这位叔叔就在胡同里做这种不完全合法的买卖。但我得说,他对我的表演产生过相当的影响。我扮演的《茶馆》中的刘麻子,他是我塑造的主要参考对象。事实上,我在准备这个角色时,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茶馆。有的专门是石匠去的茶馆,还有的是木匠爱聚的。他带我去的那个是拉皮条的最喜欢去的茶馆。

茶馆的气氛很有意思。他们聚在一起时,这些游客都在那里高谈阔论,胡吹海擂。

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颐和园西北十公里有个温泉,是我们家夏天避暑的地方,我至今还拥有那块土地。离英家别墅不远,有一块很大的石头,上写着:“水流云在”,每个字都超过两米高,将我祖父的书法刻在摩崖之上。意取杜甫诗句:“扈江亭暖,长吟野望时。水流心不竟,云在意迟。”巨石位于温泉老院内山顶,现在成了旅游景点。几年前,我花钱修整了一下,以示对这位非常人物的敬佩。我还花了更多的钱,在这块地上重建了一座别墅,希望能在那里度假。

我们家原本在那儿的宅子很不错。我家那时很富有。附近还有三四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温泉造了

背下来开始锻炼了,没有搞独立大队开啥小黑会,也没有搞阴谋诡计,全是光明正大的事。”

邱仲慧说:“要是这,那咱就接着架起三哥活动吧。三哥,中不中,还休息不休息?”

“中,反正我又不用力,是你们架我,咋走都中。”高新一见这么多人帮他,有些激动地说:“只要你们有劲,咱就一直走。”

孟宪生一听高新的话,歪着头说道:“老三,不喊你三哥啦,你吹开了不是,就你咋走都中?咱走,今天不把你腿走肿,胳膊走疼咱不到底,来,咱哥几个架老三走,看他到底有多大劲?”

孟宪生这样一说,邱仲慧、许兰生、孙继成、邓伟都围过来,四个人架起高新一步步往前挪。孟宪生一见人用不完,就说道:“人多力量大,我先歇会儿啊,等我负责背老三回家。”

说完,跟着王金贵他们一起当起了甩手掌柜,脸上一脸的得意。

许兰生、邱仲慧他们架着高新一步步挪地在院院里走了两圈,许兰生等人累得头上直冒汗。

许兰生翻翻白眼,对高新一说:“三哥,你也不说叫兄弟歇歇,你非叫俺几个累死你才干净!这一架你悠悠转转,你还转上瘾了!”

高新一笑说:“我一人,你们四个人,我不说累,你们几个说啥?”

许兰生歪着头看着高新一,一脸的幽默,他说:“三哥,学会耍赖了不是?又不是踢球,你一个人对俺四个人,现在是我们四个人又扶又架又抱又抬地对你一个人,这样下去,等你知道累了,我们早累晕了。三哥,你现在不地道啊,你要这样说说话,我教大家把你抬起来扔下水道里,你信不信?”

“三猫弟,三猫弟,刚才是玩笑、玩笑,我咋敢耍赖,千万千万别把我扔到下水道里,那地方太臭,你要扔把我扔到陇海铁路桥上吧,还可以看看风景。”高新一满脸是笑地说:“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铁路玩过了。”

孟宪生听见许兰生和高新一在说笑,这时插话道:“美死你吧,老三,你想得美呀,叫俺这些兄弟先累晕,然后你上铁路桥看风景,最后火车一来,你再弄个烈士当当,你现在一有病,腿不中,脑子却越来越精了。我说你们几个还架老三不走了,要不想走了,咱今天就结束,该我出力了,我背老三回家。”

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

### 连载

“她忙着呢!”大人们告诉我们,好像那么一句就把情况解释清。她才七岁,能忙什么?

几个星期后,她终于走出家门,走路歪歪斜斜的。我们几个都盯着她的脚看,那看来是关键所在。

“我们围着问她:‘怎么回事?’”

“我妈硬让我缠脚。”她说。

我们都特别好奇:“能让我们看看吗?”

“不行。”她说,“不能让人看。”

当时缠脚已然被禁,可在农村,缠脚依然流行。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听说过这事。当然,村子里所有年纪大的女人都缠了脚,我知道她们年纪小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个过程。

我们几个孩子缠着问她为什么她妈硬要她这样。她害羞地说:“我妈说我要是不缠脚,赶明儿没人娶我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,她妈来了,赶着让我们走。她大声说:“可中不中?谁娶个女脚人?女脚女人谁要?”

我们几个孩子都四下跑开了。“不许你们再和她一起玩了!”她母亲在我们身后喊道。

我确实再也没和她一起玩过。不过她母亲对我的态度比对她其他男孩要宽容。他们是当地人,在她母亲眼中,我也许将来能成为她女儿的对象。